

南方信使

“村有喜事·同泼一江幸福水”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西双版纳举行——

# 山欢水笑 邻里情长

4月1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泼水节刚刚开场，“村有喜事·同泼一江幸福水”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就同步开展。笑声混在鼓声和水花声里，来自老挝、泰国的4位青年代表，揣着故事来，又装走了

新故事。3天里，他们一起泼水狂欢，挤在江边为龙舟呐喊助威；走进村寨学慢轮制陶，看“乡村CEO”如何带火村中产业；夜晚仰望漫天孔明灯，许下再来的心愿。临走时，他们说：好邻居，就该多串门。



澜沧江上龙舟竞渡。云南国传中心供图

老挝万象市西柯达邦县农布桐岱村村委会村长陆彬彬：

## 村与村之间 就该多走动



陆彬彬

有人问，你一个老挝的村长，大老远跑来西双版纳过泼水节，图啥？我说，我是来看“村”的。我们村有织锦的手艺，有传统的节庆，可也有苦恼——妇女们织得漂亮，怎么才能卖得更好？我当选村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村民找销路。可光靠自己摸索，路走不快，我就想来看看：人家的节庆是怎么搞的，人家的手艺是怎么变成产业的。

泼水节的水花我也溅了一身，热闹是真热闹，可我的心早飞到了寨子里。在西双版纳曼奕典村，走进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织锦技艺传习所，我的眼睛就挪不开了。传承人玉儿甩坐在织机前，拉过我的手按在锦面上：“你摸摸，这是我们的日子。”我捧着手中的傣族织锦仔细看——

她们的锦用棉线织成，色彩柔和；而我们老挝的织锦用植物染色，多用丝绸。玉儿甩把织造的诀窍一句句念给我听：“手艺不分家，你学会了，回去教你们的人。”这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不是因为她要教我什么，而是她把我当成了自家人。

我又问她，你们的锦怎么卖？她领我到隔壁，只见各式各样的傣锦成品令人眼花缭乱。妇女们在家门口就能接活儿，游客来了可以直接买，也有外面的公司来收购。我心里开始盘算，能不能把我们织娘的精湛技艺和这里的成熟市场连起来？能不能让我们的金丝银线，也织进更大的天地？

后来我又遇见了西双版纳勐海县格朗和哈尼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二艳，她是“哈倪康康”品牌的创始人。我们聊

得很投缘，一起琢磨老挝织锦和哈尼绣片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没有合同，没有仪式，但两个村寨出来的人，就这么找到了一个可以试试的方向。

这几天，我还留意到一件事。这里的节庆组织很有章法，龙舟赛上各村有各村的队伍，赶摆场上各村也常有自己的摊位，村民不是看客，是主角。这种经验，我们村也可以学。节庆不只是泼水热闹，更是村子亮相、手艺出圈的好时机。

我们老挝的村子不缺手艺，缺的是会算账的人。这次来中国，我看到了“乡村CEO”模式——他们就是那个会算账的人，把节庆变成平台，把手艺变成商品。

我一直在想，村和村之间，就该多走动。走动得多了，手艺活了，销路通了，日子自然就好了。

活着的文化。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双版纳过泼水节。我看到了熟悉的泼水祈福、放飞孔明灯，也吃到了和泰国北部口味相近的糯米饭和烤肉，倍感亲切。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泼水狂欢现场——所有人都在向同一个方向汇聚，仿佛整座城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大家尽情泼水，秩序井然，安心又尽兴。

我想把这些拍下来，给泰国的朋友们看看。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去中国更多地方走走，帮助两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彼此。说到底，做博主这件事，就是把人和人连在一起。镜头里装的，不只是画面，更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依温见上一面。一条江的水养出来的手艺人，总该坐在一起聊聊。

真正让我觉得亲切的，是走进曼奕典村的傣家小院那一刻。矮桌子，小竹凳，几位阿姨端出地道傣族美食，不停往我们碗里夹菜。我放下了手机——这样的时刻，镜头装不下。玉儿阿姨看我碗快空了，又舀了一勺，嘴里的话不用翻译我也懂，就像家里常听到的：“吃，多吃点。”中老铁路开通后，从万象到西双版纳只要几个小时。我对着镜头说，以后要常来，不只为拍视频，也为再吃一顿阿姨做的饭：“好邻居，就该多串门。”

本报记者 舒文 胡丽仙 见习记者 李孟丽

泰国文化传播使者、博主查英：我把传统与现代都装进了镜头



查英

如果有人问我，这次西双版纳之行最意外的画面是什么？我会说：在民族民间文化大舞台上，我与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嘉宾”机器人互动——传统和科技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太酷了！

作为一名长期记录传统文化与手工艺的内容创作者，我的镜头记录下了更多关于传统从未退场的故事。

在西双版纳的民族村寨，我看到了当地的织锦和刺绣。那些孔雀、大象的纹样，和泰国北部的织锦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工艺与泰国的“一县一品”模式十分相似。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里正在做更多创新，比如把传统织锦做成适合年轻人的包包、服饰。年轻人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坐在织机旁架起手机支架，通过短视频和社交媒体，把传统手工艺推广到更大的市场。这不仅是商业机会，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

传统不仅留在手工艺里，也留在节日的仪式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夜晚的万人齐放孔明灯。来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视频，还以为AI生成的。到了现场才知道是真的——成千上万盏巨大的孔明灯同时升空，灯纸上写满祝福。在泰国清迈，这样的场景曾经很常见，但近几年越来越少了。看到西双版纳把这一传统保留得这么完整、这么盛大，我格外感动。这不是过去的文化，而是正在被延续的、

制作传统陶器。坐在木轮前，我不由想起老挝勃拉邦的陶艺村。那里很多陶制品由双手控制，粗犷而质朴。而在西双版纳，手艺人拨动着慢轮，泥条一圈圈盘堆整齐，又是另一种味道。

依温告诉我，传统平地堆烧出来的陶器透气性强，但长久摆放或遇高温容易破裂。后来她开始尝试创新，研究采用高温柴窑烧制，让陶器更实用、更耐用。我拿起两个陶杯轻轻一碰——“叮”的一声，清脆得像风铃。老挝的陶艺，坚守着数百年不变的手艺传统，做的是日常器皿；西双版纳的慢轮制陶，同样在守，却守中有变。回到老挝，我一定要把这段视频呈现给粉丝们，也希望她能找机会让老挝的陶艺师和

老挝国家电视台特约播音员阿诺拉·维拉翁：好邻居，就该多串门



阿诺拉·维拉翁

这次来西双版纳过泼水节，我的手机几乎没放下来过——我要把每一个画面都记录下来，传回老挝给我的粉丝们看。好邻居的情谊，我想让他们也看得见。

龙舟赛那天，我挤到江边最前面。鼓声一响，我拍着手用老挝语喊“加油”，听着周围人说话，傣语和老挝语很相似，仿佛还在家乡。我对粉丝们说：“我感觉回家了。”各村寨的人聚在一起为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那股齐心协力的劲儿，不用翻译，谁都能看懂。

看完龙舟赛，我们拐进村寨深处去看傣族慢轮制陶。我的老师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传承人依温，她10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习

## 我们的“生意经”



澜湄青年参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织锦技艺传习所。云南国传中心供图

泼完祝福的水花，在西双版纳“云茶会”上，6位来自中国、老挝、泰国的青年围坐一圈聊起了“生意经”。算盘珠子拨得脆响，话题从“乡村CEO”这个词开始。

“傣霓裳”服装品牌的创始人、来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捧镇的依应香最先开口。她平时带着村寨里的妇女做传统服饰，如今短视频火了，她就教大家拍视频，发布民族服饰文化的内容。粉丝们喜欢上了，她把订单对接给村里的手艺人——那些人的技艺其实非常出色，只是缺一个舞台。通过网络，服饰卖给了真正需要的人，传统手艺也得以延续。村里的妇女以计件方式工作，时间自由，能在家务农、照顾小孩，同时靠手艺赚钱。村里人说，这是家门口的“金饭碗”。依应香说，很多人刚听说“乡村CEO”这个词会误解，其实“乡村CEO”不是管理人，而是带着大家一起赚钱，让手艺传承下去。

老挝有没有类似的角色？陆彬彬摇了摇头。曾经他是老挝国家电视台特约播音员，看得越多越着急——村子里妇女织布织得漂亮却缺少展示平台。“我们缺的不是手艺，是一个会算账的

人。”他干脆自荐村长，帮村民对接琅勃拉邦的精品店，教简单中文报价，搞“村播大赛”。

这种“缺一个会算账的人”的困境，同样困扰着二艳。她的品牌创立之初，很多绣娘的心态是“绣一片不如采几公斤茶叶”——刺绣周期太长，放回远没有采茶来得直接。但她没有放弃，同时邀请了老挝、缅甸和泰国的绣娘加入。如今，超过1000名海外绣娘通过邮寄方式为她提供刺绣手工艺品，加上国内村寨里的老手艺人，一支跨国的“指尖队伍”就此成型。她也开始与许多年轻设计师合作，无论是传统的哈尼帽子，还是其他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物件，正通过她的品牌重新进入现代生活。“一根织锦线，牵起了一江的情谊。”她说。更重要的是，她让这些参与者从“生产者”变成了“合伙人”：不是一次性合作，而是长期、可持续的共同成长。

同样关注传统手工艺出路的查英，在听到二艳的故事后，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他想起自己去泰国拜访当地纺织业的经历。那些传统产品经过他的穿搭体验，变得时尚起来，再通过直播带货，销量就上去了。清迈澜真具

有一种获奖织锦，知名度不高，他专程前往拍摄，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手艺。年轻人不是不愿意触碰传统，而是需要找到对的方式。

作为老挝国家电视台特约播音员，阿诺拉·维拉翁每次出镜都穿传统服饰。观众在视频里看到，觉得好看，问“哪买的”，她就报村名。她说，这就是她作为主持人的角色，让民间手工艺走进大众视野。她希望未来老中两国能共同举办手工艺展览，让一根织锦线，牵起一江的情谊。

旁边的陈慕筠点头赞同。她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泰籍专家，做中泰双语内容传播。她说，她的工作就是拉近两国年轻人内心与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意识到手工艺并非遥不可及，只存在于博物馆中的古老技艺，而是一种可以转化为机遇、创造收入、实现共同成长的现实途径。她想起在西双版纳见过的一位68岁傣族老奶奶，带着村里妇女规模化做手工艺——那种“乡村CEO”的模式，她希望也能引入泰国。

本报记者 舒文 胡丽仙 见习记者 李孟丽

## 昆明至加尔各答直航，2小时45分到达—— 这么远 那么近



孙予爱(左)与其他印度乘客交流。



长水机场候机区的印度乘客。

本报记者 李文君 摄

4月18日，中国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直飞航线恢复开通。这条由中国东方航空运营的航线，恢复了中印两国间重要的航空通道。在印度友人看来，这条直航航线的开通，不仅缩短了加尔各答至昆明的旅途距离，更拉近了与家人的团聚距离，也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往来，增进两国民心相通。

### 一条航线两城花开

“人在这儿，心已经跟着飞机飞远了。”得知昆明至加尔各答直飞航线恢复，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马乐儿脸上绽开笑容。她上一次直飞，还是2020年。

自称“新云南人”的马乐儿，在昆明已经生活了13年。2013年，她因学习中文学和喜爱孔雀舞来到云南。如今，她是云南大学的印地语教师，与中国组建了家庭，把昆明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2013年，昆明与加尔各答正式结为友好城市。一个是有“宫殿之城”美誉的文化重镇，泰戈尔的故乡；一个是四季如春、风光旖旎的旅居、旅创胜地。航线恢复后，游客、商贸往来都将更加便捷。“印中交流的花，未来将会绽放成一片花海。”马乐儿感慨。

今年春节，马乐儿携丈夫和孩子回到印度，参观了泰姬陵等名胜古迹。“以前我们从曼谷转机，动辄就是十几个小时，现在直飞了，我的两个家近了，甚至周末都可以回去。”

路通了，生意和文化也跟着通起来。马乐儿曾多次参观南博会，今年6月，第10届南博会将在昆明举行，马乐儿期待在展会上看到更多印度特产。她还留意到，越来越多印度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尤其是在云南学医的印度学生不在少数。“相比印度，这里的学费更实惠。到了寒暑假，这趟直航会有更多学生乘客。我的学生以后去印度实习、做研究也方便多了。”马乐儿说。

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候机厅，来自印度德里、从事电子行业的桑杰正准备返回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深圳拜访客户，这是他第一次从昆明转机。

“昆明是面向印度、通往云南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关键枢纽。”桑杰说，在昆明中转，性价比很高，相信这条航线能有力促进印中商贸往来。

另一边，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华裔夫妻杰森和布莱克正兴奋地讨论接下来的行程。杰森到安徽开会，布莱克到重庆探亲，两人相约在昆明会合，准备飞往加尔各答后，再转机到杰森公司所在地艾哈迈达巴德。

“我们也是转机时才听说，这是昆明—加尔各答航线复航的首航。”布莱克说，“以前都是到新加坡、越南转机，绕一大圈。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昆明，还有12个小时可以逛逛这座城市。”杰森补充道。

“我们一天吃了四五顿，简直是一场‘美食马拉松’。听说雨季还能品尝野生菌，以后一定还会再坐这趟航班，好好体验昆明的风土人情。”两人争相分享，昆明天气舒服、食物好吃。

机场广播响起，飞往加尔各答的航班开始登机。恢复一条航线，重连两座城市。花开的路上，脚步更快了，心也更近了。

### 回家的路更近了

“只要2小时45分钟，我就可以

到家了！”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孙予爱说，她是昆明医科大学的留学生，也是此次昆明至加尔各答直航恢复首趟航班的乘客。去年8月，她从曼谷转机来到昆明，开启学习之旅，这是她第一次回家。

“我想念我的家人，想念家乡的美食。”孙予爱说，以后不用花很长时间中转了，只用坐一趟航班就可以到家。

“昆明是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这里宁静美丽，生活舒适，我喜欢。”说起与昆明的缘分，孙予爱介绍，加尔各答和昆明是友好城市，两座城市都以鲜花而闻名。“昆明有亚洲最大的鲜花拍卖交易中心斗南，加尔各答有印度最大的花卉市场——说起来，说来也奇妙，这两座城市早已彼此呼应。”

“能乘坐首趟航班回家，我是幸运的。”孙予爱说，这是一趟非常特别的旅程，候机厅、机舱里弥漫着快乐，因为每一位印度乘客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更意味着与家人团聚的路更近了。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在昆明举行，相信昆明至加尔各答直航航班将帮助更多的印度企业参展今年的南博会，也希望印度和中国之间有更多的互联互通。”孙予爱说。

### 缩短的还有心的距离

“昆明至加尔各答直航航线是印度与中国间的主要物流纽带。”印度新闻协会主席纳迪亚·查亚康塔表示，直航航线的开通不仅将促进印中经贸往来，还将增进两国民心相通。

2024年以来，纳迪亚曾两次到访昆明，在泰国曼谷转机的疲惫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此前，往来靠多站中转，不仅飞行时间长，还需在第三国经停，耗费时间、精力与财力。直航将大大缩短行程。

今年6月，南博会即将举行。纳迪亚认为，昆明至加尔各答直航航线恢复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南博会是区域内最大的贸易盛会之一，印度及所有其他南亚国家都将参与其中一盛事。

“印度和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连接加尔各答至昆明的直航航班，将对南博会及印中经贸往来起到催化作用。”他说，直航降低了印度参展商的物流障碍。此外，昆明是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而加尔各答则是印度东部和东北部的商业中心。两地间的航空旅行需求一直旺盛，主要来自贸易、商务和旅游。

纳迪亚介绍，曾经，很多加尔各答游客前往昆明感受春城魅力。那个时候，两地每天有多达30多个航班（包括转机）往来，承运商包括泰国亚洲航空、新加坡航空和东方航空等。对于印度游客来说，昆明至加尔各答航线的恢复是一种福音。他们可以花3至4天时间游览昆明石林、滇池、翠湖公园和圆通寺等。在昆明，还可乘坐航班通往更多的中国城市和东南亚国家。相信昆明至加尔各答直航航线恢复将为两国游客提供更多便利，为两国民心相通搭建桥梁。

本报记者 祖红兵 郭瑶